

諮商室中的反移情： 與受虐兒童共處的反思經驗

Countertransference: Reflection on experiences about physically abused children

吳東彥¹
Dong-Yann Wu¹

壹、前言

治療者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需要扮演「容器」(container)的角色，承載案主的情緒及投射(Horner, 1991)。當遇見內在客體關係較為病態、扭曲的案主時，他們時常會以非常暴力、粗糙或強烈的方式將內在情感世界置入治療者之中，使得治療者被迫去參與案主的內在世界與潛意識內容。從正向面來說，雖然治療者因此獲得了一扇門並走進案主的內心世界，但是這種被以強硬的方式拉入其客體關係模式卻也常使得治療者深感煎熬(林玉華、樊雪梅譯，2002)。不可否認的是，治療者雖然身為「治療者」，但同時也是一個「人」。在面對來自案主極端扭曲、混亂的投射，或是無情、暴力的對待時，我們難免會感到恐懼、憤怒或不安，甚至一到了會談時間就先感到焦慮萬分。對治療者來說，這些感受是難以被接受的，而治療者對案主所懷有的負向感受也容易被忽視或壓抑(Winnicott, 1949)。若我們將這些感受置之不理，或是抗拒面對，則這些感受並不會因為我們採取忽略

的作法就隨風消逝，而仍可能存在於潛意識中，並持續對我們造成影響。只有積極面對，我們才能弄懂這些情緒被激發的緣由，也才能將它納入我們的意識層面，不再被它過度地干擾。

促使我整理出這篇文章的動機是我與一個被嚴重(肢體、精神)虐待的孩子進行遊戲治療的經驗。被嚴重虐待的孩子在進入治療情境中，可能會不斷地測試治療者，以確定治療者是否不同以往的施虐者，同時也想要藉由測試行為來確保治療者願意陪伴自己的意願與能力(吳東彥，印製中；陳碧玲等譯，2009；Searles, 1961)。對治療者來說，這個測試期通常是最煎熬的。一般來說，案主過往所受的創傷有多深刻，則他／她對治療者的測試就有多強烈。這個過程通常也會引發治療者本身的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好讓治療者理解其以往所經歷過的創傷。在與這名案主相處的過程中，我自覺受到了案主不斷的強烈測試，雖然知道這是治療的必經過程，然而卻仍舊被引發強烈的反移情，這讓我與案主的治療陷入了僵局。幾經反思，發現反移情除了來自於案主的測試之外，也受到個人議題的影響。

¹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 心理師

通訊作者：吳東彥，(403)台中市西區大明街27號衛生福利部中區兒童之家社工科，

Email: burg4641@gmail.com

因此，本文主要在記錄筆者針對自身反移情所進行的反思經驗，期望促進實務工作者思索與重視「反思」的意義。

貳、經驗反思

案主（男、六歲）自幼父母離異，外祖父擔任其主要照顧者，但是卻時常給予嚴重的虐待，諸如：禁食、威嚇、刀割或毆打等，許多我想像不到的事情都曾經在孩子的身上發生過，想見一個年僅六歲的孩子在承受這些經驗時，其內在的驚恐與憤怒是難以言喻的。在這個孩子一次又一次輾轉被安置到不同的機構與寄養家庭時（因為他們都無法忍受這個孩子的「壞」），我也開始與他進行一個禮拜一次的遊戲治療。過程中，我常感到驚嚇與焦慮，因為他時常毫無預警、不可預期地對我大吼、大發脾氣，看著這個身材嬌小，長相可愛的孩子的心裡竟然存有如此大的能量，實在令人感到詫異。我試圖告訴自己，或許我所感受到的驚恐與生氣就如同他以前在家時常有的心情，不知道主要照顧者何時會大發雷霆，並且開始對自己施加酷刑，這種對主要照顧者的行為完全「無法預期」的感受原來是這麼得令人不安。隨著治療的進展，這個孩子對我進行更多的測試。他極盡所能地激怒我，也用盡所有的力氣在破壞玩具，儘管我對他設限（*setting limits*），但是他根本「充耳不聞」，甚至還會擺出「我就是想要破壞，你能拿我怎樣，有種你就打我啊，反正我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的神情。的確，他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再怎麼可怕的成長環境他都經歷過了，他何必單聽到我對它的限制就停止破壞行為呢？

每到諮商時段，雖然我都有著幾分的期待，但是心中的焦慮感卻更是明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他又再一次毫無預警地拿起東西砸我，並且用迅雷不及掩

耳的速度拆壞了手上的玩具，我收起平常較為柔軟平和的語調，用一種嚴肅與正經的方式繼續對他設限，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對於這麼混亂、破壞程度這麼高的孩子，我更需要表現出我的嚴肅，讓他知道我所設定的限制是認真的，而不是跟他玩玩的。」（引用自個人筆記）有時，當這個孩子想要靠近我時，我也很下意識地與他保持距離，我這樣解讀我自己的行為：「這個孩子這麼令人感到不安，想要與他保持距離應該是個正常反應吧，在他的生活中，應該很少有人會想要接近他。」（引用自個人筆記）當時，我認為自己這樣的想法非常合理。

我平時會接受一個星期一次的精神分析。在一次的分析中，我與分析師討論我對這個孩子的生氣，我不斷說著我對這個孩子的憤怒。我在氣他什麼呢？我氣他的不聽話，我氣他必須讓我說了又說，卻又對我不在乎，我氣他讓我無法表現出一個「正常的心理師」該有的樣子。說著說著，我聯想到了一個小時候的經驗：「小時候，我和媽媽吵架後，我吵著說我不吃飯，我想要讓他擔心，當時心裡想著，媽媽若是看到我不吃飯的話，態度應該就會軟化，然後至少會想要聽聽我的心聲，沒想到這個方法並沒有奏效。當媽媽聽到我對他的『威脅』時，竟然當場回我：『你不吃飯沒關係，不吃的話，連水都不能喝』。」（引用自個人筆記）聽到時，一邊覺得生氣，一邊也相當難過，因為我知道我是敵不過她的！我與分析師對這個經驗做了一些討論，最後分析師說：「你媽媽用這種方法來懲罰你（把水和食物收起來），所以你也用這種方法在懲罰那個孩子嗎？！想把你原本對他的關心和愛全部收起來。」（引用自個人筆記）聽完後，只覺得自己相當可笑，當初自以為是的「專業處理」原來都只是一種我對他的「專業暴力」。我用這自以為是的專業來

掩飾我對他「撤回關愛」的事實。我對自己極為憤怒，我怎麼會用這種方式對待這個孩子。對於一個從小就沒有接受過愛的人，我何以期待他要懂得遵守規範？！對一個從小就接受這種可怕對待的人，對身邊的東西存有破壞慾望是可以理解的。這個世界原本就對他不公平在先，我又怎麼能夠期望他有與人配合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對於一個從來都沒有感受過愛的人，先讓他好好地「被愛過」不是才最重要嗎？我只想狠狠地罵自己，然後心中不斷地對自己浮現產生一連串的質疑與疑問。反省與反思過後，我只知道之後和這個孩子進行諮商時，「讓他感覺到被愛、被關心」會是最重要的目標，也是我唯一想做的事情。說也奇怪，也是從那次開始，這個孩子第一次在諮商的過程中笑出聲，第一次開始邀請我參與他的遊戲，第一次邀請我幫忙處理他弄不好的玩具……。我很直覺地相信「他的不同」和「我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很微妙的關聯。

參、結論與討論

無論一個分析師多愛他的患者，他也無法避免自己對患者感到恨與恐懼。當分析師本身愈能理解到這一點，恨與恐懼的感受所帶來的影響就會越少。

（Winnicott, 1949, p.69）

無論是恨、恐懼，或是其他對案主的任何感受，覺察和認識永遠都是重要的。如果要走進案主的內心世界，我們永遠無法避開這些感受。一旦我們選擇避開，我們也就避開了案主的某一部分！一旦我們愈能夠坦誠面對自己對案主的恨、憤怒與恐懼，在與案主相處時，我們就不用將心理能量耗費在抵擋與壓抑自己的感受上，也因如此，我們就更有心力去感受案主。且，「承認對案主的恨」對案主來說也是重要的，對

於一些家庭破碎的孩子來說，當他們進入一個穩定的環境後，他們會開始測試主要照顧者是否能夠「客觀地恨他們。唯有被如此地恨過，孩子才能開始相信他能夠被愛。」（Winnicott, 1949, p.72）或許這些孩子（在潛意識中）也知道他們在刻意激怒身邊的大人，想要知道這些大人是否會對他們不離不棄，想要知道這些大人會不會像以前施虐者一樣對他們施暴。因為受的傷太深，他們愈是恐懼進入一段新的關係，除非他們能夠開始信任對方。為了要發展出信任與安全感，不斷地測試就是一條重要的路徑。何以Winnicott（1949）強調這些孩子尋求的是「客觀」的恨呢？或許這是要與「主觀的恨」做比較，這是一種帶有個人濃厚情緒的恨意，並且被個人的情緒所主導的而產生的情緒化的行為，就如同這個孩子所經歷的諸多寄養家庭般，一個個輪番放棄了這個孩子。若是主要照顧者能夠「客觀地」恨案主，或許這樣的照顧者也就比較能夠從自己的情緒中去反思自我、並且用自己的感受思考與貼進案主的狀態，案主也因而能夠獲得被理解的感受，而最重要的是，若是主要照顧者能夠坦承對案主的恨，但卻又對他不離不棄，這對案主來說，無疑可以讓他感到心安與信任。

參考文獻

- 林玉華、樊雪梅譯（2002）。**僵局與詮釋——精神病、邊緣人格與精神官能症的心理治療**（原作者：Rosenfeld, H.）。台北：五南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87）
- 吳東彥（2011）。以Fairbairn理論中的內化機制解讀受虐兒的「誘發攻擊」行為及其處遇方式。**輔導季刊**，47，1-7。
- 吳東彥（印製中）。**身體受虐兒於諮商歷程中所經歷之治療階段與負向治療反應**。應用心理研究。

陳碧玲、王璇璣、蔡幸芳、張巍鐘、蕭雅云、陳信昭譯（2009）。**經驗取向遊戲治療**（原作者：Norton, C. C., & Norton, B. E.）。臺北：五南。（原著出版年：2002）

Searles, H. (1961). Phases of patient-therapist interaction in the psychotherapy of

chronic schizophrenia. In *Collected Papers on Schizophrenia and Related Subjec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Winnicott, D. W. (1949). Hate in counter-transfer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0, 69-74.